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三辑

英雄·木槿

梁安早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三辑

英雄·木槿

梁安早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木槿 / 梁安早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2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259-4

I. ①英…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4940号

英雄·木槿

作 者: 梁安早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赵 飞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137千

印 张: 9.5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259-4

定 价: 3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梁安早 瑶族，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广西灌阳县政协委员，桂林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第五届广西少数民族花山文学创作奖获得者。现为小学语文教师，从2010年9月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儿童文学创作，至今在《儿童文学》《广西文学》《故事大王》《意林小文学》《少年文艺》《格言》《童话世界》等五十余家刊物上发表了一百五十余万字的儿童文学作品，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出版有童话集《时间碎片》《纸飞机信使》《童话树上的梦》《睡前悦听》《下一站，地球》，长篇童话《教科书失踪了》《我的朋友是只猫》，长篇少年成长小说《龙儿是只金钱豹》。

编 委 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邱华栋 王 璇

编 委：王 冰 郭 艳 孙吉民 赵兴红 王 祥

宿风阵 司丽平 纪彩霞 谭 杰 赵 飞

赵俊颖 严迎春 李蔚超 张俊平 赵 依

王锦方 程远图



作者近照

主要人物

沈木槿 老屋寨十岁的少年

英 雄 沈木槿的爱犬

沈大龙 沈木槿的阿爸

盘水仙 沈木槿的邻居，老屋寨十一岁的少女

榆木疙瘩 盘水仙的阿爸

目 录

第一章 小山寨的赛狗会	1
第二章 孩子们的赛事	8
第三章 一条流浪狗	14
第四章 分别	23
第五章 英雄	29
第六章 山外来的三个陌生人	35
第七章 英雄莫名发狂了	42
第八章 激动人心的消息	50
第九章 两个男人的战争	55
第十章 为英雄疗伤	62
第十一章 阻挠	69
第十二章 人狗之战	76
第十三章 再次阻挠	83
第十四章 漏网之狗	92
第十五章 再见英雄	101
第十六章 英雄回家了	109



第十七章 罕见的暴雨	116
第十八章 山体崩塌的前兆	123
第十九章 英雄的怪异举动	130
第二十章 可怕的山体崩塌	136
第二十一章 废墟上的墓碑	142

第一章 小山寨的赛狗会

风，一天比一天寒冷、凛冽，从山尖、旷野、河流、村庄的上空掠过，发出的叫声凄凉，令人心惊，令人心生悲观。特别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犹如万魔齐泣，使人毛骨悚然。

一堆堆深灰色的迷云，低低地压着大地。旷野上的茅草由绿变黄，又由黄变白，在寒风的吹拂下，齐刷刷地向一个方向倒伏；即使枯白的茅草中偶尔露出一点绿色，也很快被新倒伏的茅草给遮住；丛林中那一根根光秃秃刺向明净而高的天空的暗褐色树枝，好像不将天空刺破不回头的勇气，尽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但绝不低头；寒鸦站在枝头上，声声哀啼，是在哀怜逝去的春天？溪水变小变浅了，游鱼戏虾似乎难耐寒气的倒逼，全都躲到了石缝里……

深冬，就这样来了。

十岁的沈木槿牵着一只狗站在旷野中，举目四望。

他出生那年，寨子里到处都开放着木槿花。淡紫的、肉色的、深红的、素白的、深粉的，五颜六色，一片片，一丛丛，空气里弥漫着这种花独有的香气。这是寨子里最美丽、最让人迷恋的季节。

阿爸沈大龙在给儿子起名时，看着窗外开得热闹的木槿花说：“孩子就叫木槿吧。”

沈大龙希望儿子像木槿那样具有生命力、适应性强，粗生易长的特点。

阿妈赞成这个名字。

风从沈木槿的身上掠过，吹得衣服猎猎作响，头发像刺猬毛一样一缕缕竖起，又一缕一缕倒伏。目光所及之处，尽是冬季特有的萧条，他的情绪没有被这种萧条所感染，相反，心里竟然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

他知道，几天或是半个月之后，一场鹅毛大雪就会来临。大雪下来后几天，将会封死所有的山路，人马进不来，也走不出去，他所在的老屋寨就成了汪洋白色世界中的一座孤岛。身处孤岛的日子枯燥，烦闷，无聊。为了打发这种无聊的时光，寨子里的人们就会举行一年一度的赛狗盛会。

老屋寨是桂北巍峨、连绵的都庞岭大山腹地中的一个小瑶寨，寨子不大，三十余座别具风格、干栏式吊脚楼就像火柴盒似的挤在一块斜坡上。

山高林密。七山一水半分田。寨子里的人除了侍弄那点有限的田地外，大多数的时间里，都进山狩猎。所以，寨子里的每家每户都养有猎狗。这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里，生息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仿佛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源源不断地为寨子里的人们提供了各种生活所需。

寨子里的人们生活滋润、充足、安详。

在冬天大雪封山、无法进山狩猎时，寨子里便会举行赛狗会。这是这个偏僻小村寨的一种娱乐活动。举行赛狗盛会没有固定的日期，只要是冬季的第一场大雪，并且封山。

沈木槿期待着大雪早点到来。

几天后，风愈发寒冷了，淅淅沥沥下起小雨。雨停止后，就开始“窸窸窣窣”下起细小、晶莹剔透的雹子。

孩子们在屋外的空地上奔跑着，一边跑一边欢呼：“下白砂糖喽！下白砂糖喽！”还真有孩子捡起一粒粒的雹子塞进嘴里，嘎嘣嘎嘣咀嚼着。

不久，雹子里仿佛有苏打粉在发酵，变成棉花般的雪花，从空中纷纷扬扬、飘飘洒洒落下。到了傍晚时分，远处的群山，近处的树木、房屋、地面全都铺上一层厚厚的白毯，世间顿时沉浸在银白色的童话世界里。

这场大雪一连下了四天，在第五天黎明时终于停止。

早上人们起来，看到屋外空地上的积雪都快没过膝盖了，知道大雪已

经完全将所有进出的路口封住了。

这天一早，沈木槿就披上棉衣，来不及系上纽扣，就深一脚浅一脚朝寨子里的人家跑去。“赛狗喽！布置赛场啦！”他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大喊。

寨子里的孩子们听到了，冲出家门，在寨子里乱跑乱窜，喊着：“赛狗啦！赛狗啦！去布置赛场喽！”

此时，已经有大人用铁锹、锄头在清理寨子前面那块又长又宽稻田里的积雪。不久，陆陆续续有人加入。

沈木槿与其他的小伙伴们也扛着铁锹、锄头加入，不过，大多数的时间里，他们是在地上掘洞洞、打雪仗玩。

有雪球落到低头弓腰工作的大人身上，那人也不恼怒，抓起一团雪球就朝一个小孩掷了过去。接着又有大人加入，于是稻田就变成了大人和小孩们鏖战的战场。雪球在空中飞来飞去，雪球撞击在身上、地上，破裂，散开，幻化成一团一团洁白的迷雾。

有的雪球落到衣领里，顺着脖子往下滑，滑到背上，滑到肚皮上，冰凉刺骨。于是，那人一边蹦跳，一边手忙脚乱将衣服撩起，想要将里面的雪球弄出来。可是，身上的衣服穿得太多，像粽子一样裹得紧紧的，一时哪里撩得起来？雪球很快就衣服里融化掉，湿漉漉的，更加难受了。于是，那人就朝家里跑去。

孩子们不是大人们对手，他们很快就落荒而逃，重新寻找娱乐场所。

大人们又重新埋头工作。半天的时间，稻田里的积雪被清理一空，露出黑黝黝的泥土。午饭后，人们开始布置赛狗活动的各种道具和障碍物。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太阳像被冻住了似的不肯出来，天色灰蒙蒙的，作为赛场的稻田里却已站满了人。

赛场的一角，摆着一块木板，上面放着一头拴着一条红布，早已处理好了的白条条的猪，那是今天赛狗会的“彩头”（奖品）。

八点钟左右，沈木槿当支书的阿爸沈大龙跳上一张高高的木凳，向大家宣布比赛的规则和注意事项，虽然比赛的内容年年有所变化，但规则与



注意事项与往年却没有任何区别。

宣布完毕后，沈大龙拖长声音说：“现在，我——宣——布，赛——狗——会——开——始！鸣——炮！”

“轰！轰！轰！”三声惊天的铁铳响起，震得屋背上、树枝上的积雪簌簌往下掉。

赛场上，一条用石灰撒成的起跑线前，早就一溜儿站着三十余人，他们的脚边各站着一只健壮、蓄势待发的狗，如果不是它们的脖子拴着一根皮套，而皮套又被主人拽着，否则早就奔跑了起来。

随着一声令下，主人们松开皮套，然后猛地一拍猎狗的屁股，那些狗就撒开四腿，狂叫着，四蹄生风，像离弦的箭朝终点跑去。

参赛的次数多了，这些狗基本上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各跑各的路线，不斜插，不横冲，不掉头，很有秩序向前狂奔。

“加油！老黄！”

“加油！虎头！”

“加油！老白！”

……

每条的狗主人都为自己的狗鼓劲、呐喊。

这一回合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参赛的狗差不多都是同时到达终点。

在丛林中狩猎，很大的程度上是依靠猎狗发现、找到猎物，将猎物赶出来并进行围堵，如果猎狗的速度不够快，往往只能望“猎”兴叹，眼睁睁看着猎物从眼皮底下逃掉。所以猎人们在闲着没事时，都会训练自己猎狗的奔跑速度。

接下来的赛事是钻火圈。

猎狗们跑到终点后，那边自然有它们的女主人在那儿守候着。她们打了一个手势，那些猎狗收住脚步，顺从地蹲在主人的脚边。

有人将一个个铁圈移到赛场的中间，铁圈上绑上浇了煤油的布条，点燃后，顿时成了一个火光熊熊的火圈。

狗可以不怕豺狼，但是没法不怕火，特别是这种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山村猎狗，这一回合最能比出狗的胆量。

丛林有些野兽非常凶猛，譬如野猪，皮厚且坚硬，力大无穷，性情暴躁，什么都敢斗上一斗，就是金钱豹遇见了它，也要避让三分。都庞岭大山中野猪众多，老屋寨狩到最多的猎物就是它们。猎人们在狩猎野猪时，往往需要一群胆大、训练有素的猎狗配合。因此，老屋寨的人经常训练自己猎狗的胆量。

女主人蹲下，拍拍自己的狗的脑袋，指着前方的火圈说：“跑，给我钻过去！”

于是，这些狗向火圈跑去。然而，一些狗还没有跑近火圈，看到熊熊燃烧的大火，有的发出惊恐的“呜呜”声，猛然停下步子，夹着尾巴，身子一扭，斜地里跑走了；有的狗收势不住，一头撞在火圈上，大火立刻点燃它们身上的毛发，赛场上顿时发出一股刺鼻的焦臭味。

早有人准备了水桶，见状，立刻跑上去，“哗啦”将冰冷的水泼在它们身上。

这一回合，只有那么几条胆大的狗钻过了火圈。

赛狗会实行的是淘汰制，只要有一关未过，便被淘汰掉。

第三回合是避陷阱。

对于野猪这种皮肤又厚又粗，力大无穷，十分狡猾、凶残的猛兽，猎人们不轻易与它们正面接触，而是在丛林里挖出一口口深深的陷阱，这种陷阱坑底一般会插满削得锋利的木桩或是竹扦，只要它们一掉下去，木桩（竹扦）穿心，一命呜呼。

猎狗不是人，不能辨别出插在陷阱边警告他人“不要靠近，这里有陷阱”的标识，这完全需要猎狗具有敏锐的辨别能力，发现地面些许的异样，然后避开来。

昨天已经在不同的方位挖出了好些陷阱，所做的伪装，如果不是仔细观看，根本就很难发现。在每口陷阱的前面，有人摆上香喷喷的食物。

参赛的狗在参赛前就没有给它们吃饱，吃得太饱了会跑不快。

经过这么长时间比赛，那些参赛狗已是饥肠辘辘，忽然闻到香味，一边翕动鼻翼，一边朝香味飘来的方向跑去。

这种比赛方式最容易使猎狗失去警惕性，它们只顾去寻找食物，忽略

了脚下的危险。

“扑通!”“扑通!”接连有狗掉入陷阱中。

有的狗则会在寻找食物的同时,竖起耳朵警惕地注意周围的动静,时不时低下头,在地面嗅来嗅去。

有两条狗发现地面情况异常,稍稍迟疑了一下,绕开陷阱,从另一面取得食物。

最后一项是识夹子。

对付野猪,或者是其他大型的猎物,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埋设夹子。这种夹子是特制的,用生铁铸造,长方形,重达二十多斤,咬合力道大,夹子上拴着一根长长的铁链,在铁链的末端有一个大大的铁钩。当猎物被这种夹子夹住后,即使它能拖着夹子逃走,由于铁链上有钩子,很容易钩住树木或石头,再也逃不了,只能在原地转,因此难逃被饿毙的厄运。

当然,在这场赛狗会不会用到上面的那种夹子。

比赛所用的夹子也是特制的,它力道小,而且用厚厚的布将两边锋利的铁齿包裹起来,虽然夹住狗的腿,但也不会弄伤到它。

赛场用木板弄出两条长长的通道,在通道里,按照狗行走时迈开两腿间的距离埋设了三把夹子。然后,将剩下的两条狗赶入通道里。

赛场上的观众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注视着通道里两条狗的一举一动。

尤其是沈木槿,他比任何人都要着急,因为参加决赛的两条狗里有一条是他家的,而且这次设置的比赛项目与往年大不相同。

“嗷呜!”通道里忽然有一条狗发出惨叫声。

听到这叫声,沈木槿的心一下子就跳到了嗓子眼里,他闭上眼睛,在心里说:“这不是我家的豹子!这不是我家的豹子!”

“哗!”观众发出热烈的掌声。有狗胜出。

站在沈木槿旁边的张石头拉了一下他的衣角说:“头儿,你闭着眼睛干什么?你家的豹子又获得了‘狗王’的称号!”

“真的吗?”沈木槿问。

“你自己看。”张石头说。

豹子站在阿爸沈大龙的身边，神气十足地昂着头，任凭人在它身上披上象征狗王的红布。

他跑过去紧紧搂住豹子的脖子，豹子伸出热乎乎的舌头在他脸上舔着。



第二章 孩子们的赛事

8

在赛狗会结束的第二天，就下起了蒙蒙细雨。细雨落在大雪上，经寒风一吹，结成一层厚厚的“滑皮垢”（光滑似镜的坚冰）。

这个时候寨子里的人是不大愿意到外面去走的，就连串串门找人甩古（聊天）都不想，都猫在家里烤火。一是天气太冷，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割一样生疼；二是路面太滑，很容易摔倒。寨子的所在地是一个斜坡，稍微不小心就会顺着斜坡“咕噜咕噜”滚下去，轻点的摔得鼻青眼肿，重则皮开肉绽开骨折，最严重的会要了人的命。

但对于好动的孩子们来说，在家里待上半天，简直像在坐牢，屁股上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行，弄得他们坐卧不宁。他们的心早就被一根细细的绳子拴着，向外面拉，向外面扯。

外面空间才是他们的天地，是他们的世界。

吃过午饭后，沈木槿终于忍不住了，悄悄溜出火塘，用稻草搓出几根绳索，一匝一匝缠绕在鞋子上，然后拄着一根一头套着一把锋利钢凿的木棍出了门。

毕竟是经常上蹿下跳的孩子，身手灵敏，鞋子上缠绕着绳索，起到防滑作用，又有木棍做拐杖，虽然有好几次差点摔倒，但总算是有惊无险到了昨天的赛场，这里也结着一层滑皮垢，不过很薄，用钢凿一捅就能捅破。

他打了两长一短三个呼哨，清脆的呼哨声在寂静的瑶寨上空传得远远的。